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莽時爲縣亭長。坐法亡命。更始初拜安樂令。光武徇河北。拜偏將軍。從平王郎。賜號建策侯。拜大將軍。及卽位。拜大司馬。更封舞陽侯。明年定封廣平侯。建武二十年卒。諡曰忠侯。

奏劾朱祐

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已謝百姓。祐不卽斬截。已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袁宏後漢紀四建武四年

令軍中

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

後漢吳漢傳建武三年與劉永將周建戰不利惟牛饗士令軍中

說陳康

蓋聞上智不處危言僥倖中智能因危言爲功下愚安于危言自
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
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
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
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
後漢吳漢傳光武因謝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云云康然之開門內漢等

馮異

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莽時爲郡掾監五縣光武爲司隸校尉
署爲主簿從徇河北拜偏將軍封應侯及爲蕭王進孟津將軍
建武二年封陽夏侯尋拜征西大將軍領北地安定太守事守
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十年卒于軍謚曰節侯

上書自陳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已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已詔救戰攻，每輒如意。時已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已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澗穀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已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後漢馮異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有刪節又有小異

遭李軼書

愚聞明鏡所已照形，往事所已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效，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

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閉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此劉氏之憂也是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曰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袁宏後漢紀三又見後漢馮異傳各有刪節

任光

光字伯卿南陽宛人莽時爲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起爲安集掾拜偏將軍更始初拜信都太守光武徇河北曰爲左大將軍封武城侯及卽位更封阿陵侯

討王郎檄

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擊諸反虜。
後漢任光傳：世祖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譏文，遣騎馳至鍾鹿界中。

任延

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游太學，號聖童。隗囂請不就，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建武初徵爲九真太守，左轉睢陽令，遷武威太守，左轉召陵令。明帝卽位，拜潁川太守，徵爲河內太守卒官。

下主簿鍾離意教

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御覽五百二引謝承後漢書：龍丘萇，吳郡人，王莽篡位，隱居大山，更始時在延。年十九爲東都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注簿，自請召萇爲門下祭酒，延教。

蓋延

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莽時爲郡掾，歷幽州從事，彭寵爲太守。

召署營尉行護軍光武徇河北拜偏將軍賜號建功侯及卽位拜虎牙將軍更封安平侯後爲左馮翊建武十五年卒于官

上疏辭誠輕敵

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當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溪閣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

書誠之注引東觀記延上疏辭

後漢蓋延傳帝曰延輕敵漢入數日

邳彤

彤字偉君信都人韋時爲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已爲和成大守拜後大將軍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後拜太常轉少府免復爲左曹侍中

報父弟妻子

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已至今得安于信都苦劉公之恩也

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後漢邯鄲傳：王郎所置信都王，邯鄲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

耿純

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莽時除納言士，更始初李軼承制，召爲騎都尉。光武徇河北，拜前將軍，封耿鄉侯。及卽位，更封高陽侯，拜東郡太守，坐事免。尋定封東光侯，歷太中大夫，復爲東郡太守。建武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

上書自陳

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後漢耿純傳注

引續漢書

報眞定王劉揚書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後漢耿純傳

臧宮

宮字君翁，潁川郟人。莽時爲縣亭長，後入下江兵，爲校尉。從光武徇河北，進偏將軍。及卽位，召爲侍中、騎都尉。明年封成安侯。尋拜輔威將軍，更封期思侯。公孫述平，拜廣漢太守，更封鄴侯。徵還，定封朗陵侯。拜太中大夫，遷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與馬武上書請滅匈奴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禍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後漢賊
宮傳

董崇

崇扶風茂陵人。莽時與寇恂同師事安。上望之。建武初，從恂至河內。

說寇恂

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已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曰：前人爲鏡戒。後漢寇恂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有小異

來欽

欽字君叔，南陽新野人。光武祖姑之子。仕更始爲吏，從入關。曰病去，依漢中王劉嘉。及更始敗，來歸，拜太中大夫，遷中郎將。建武十一年，爲公孫述刺客所殺。追贈征羌侯，謚曰節侯。

奏薦馬援

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後漢馬援傳

上書言隴右事

隴右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曰：隴西天水爲蕃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州旣平，則述計窮矣。昔趙曰賈人爲將，高祖懸曰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曰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曰誘未附。今誠知國用未足，民勞于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袁宏後漢紀六來錄說上又見後漢來錄

傳錄同上書無首二語文亦小異

公孫述曰：隴西天水爲蕃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曰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曰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後漢來錄傳

被刺自書遺表

臣夜入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曰爲朝廷羞，夫理國曰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

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後漢來

來歷

歷字伯珍歙曾孫襲爵征羌侯永元中爲侍中監羽林右驍永
初中遷射聲校尉永監時爲執金吾延光中遷太僕曰諫廢太
子免安帝崩起爲將作大匠順帝卽位遷衛尉拜車騎將軍後
爲大鴻臚

廢太子議

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
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後漢來

朱祐

祐字仲先南陽宛人更始初齊武王曰爲大司徒護軍復爲光
武大司馬護軍進偏將軍封安陽侯建武初拜建義大將軍更
封堵陽侯後封鬲侯

奏改諸王爲公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

後漢朱祐傳

奏三公去大

宜令三公竝去大名曰法經典

同上

耿弇

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光武徇河北曰爲門下史進偏將軍及爲蕭王拜大將軍建武初拜建威大將軍封好畤侯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上疏請徵

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

得還洛陽

袁宏後漢紀四

上書言討張步事狀

臣據臨淄濊瑩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

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呂逸待勞呂實擊虛旬日
之閒步首可獲後漢耿弇傳注引袁崧書

耿舒

舒弇弟光武徇河北呂爲復胡將軍建武中進中郎將

與兄弇書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
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
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呂是失利
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後漢馬援傳

耿國

國字叔慮一作叔憲弇第三弟建武中爲黃門侍郎遷射聲校
尉拜駙馬都尉歷頓丘陽翟上蔡令徵爲五官中郎將二十七
年代馮勤爲大司馬

南匈奴稱藩議

臣曰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

後漢耿
秉附傳

耿秉

秉字伯初國子曰父任爲郎永平中歷謁者僕射駙馬都尉章帝卽位拜征西將軍遷度遼將軍徵爲執金吾章和中復拜征西將軍封美陽侯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卒諡曰桓侯

上書言匈奴事

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曰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曰怒而興師將不可曰愠而合戰鼓之曰仁義爲國之寶矣

袁宏後
漢紀十

上言宜許南單于出兵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

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已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後漢南匈奴傳

兵事議

孝武時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旣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侷，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聲作。臣愚，已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已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來，必不曰五將出。

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已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

袁宏後漢紀十

耿恭

恭字伯宗。弇第四弟。廣之子。秉從兄。永平末。爲劉張騎都尉。司馬。拜戍校尉。屯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會明帝崩。救不至。車師復叛。拒守踰年。建初初。迎歸。拜騎都尉。遷長水校尉。後已征羌事。忤馬防。徵下獄。免。

上言鎮撫西羌事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已爲威重。

後漢耿弇附傳初恭出隴西上言

朱浮

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拜大將軍。幽州牧。建武二年。封武陽侯。爲彭寵所攻。逃歸。

拜執金吾徙封父城侯。遷太僕。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後坐事免。徙封新息侯。永平中賜死。

上疏乞接師

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曰。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願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強而發忿。公子曰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曰爲陛下必棄捐它事。曰時滅之。旣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旣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曰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已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後漢朱浮傳

因日食上疏言牧守換易宜簡

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曰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爲姓氏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曰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月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曰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曰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

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後漢朱浮傳

上疏言州牧劾奏宜下三府覆案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于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曰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曰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曰使者爲腹心，而使者曰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曰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曰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胎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曰成其化。況

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畱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

奏。

後漢朱浮傳

上書請廣選博士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已，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已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已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試策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朋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于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于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後漢朱浮傳

上言織綬成

詔書曰百官皆帶王莽時綬又不齊因前袁安故綬工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組狀募能爲丙丁文謹圖一綬丙丁制度賜緜五十四今王莽時六安都尉甯應募能爲丙丁文謹處武庫給食畱晝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又已成請賜緜五十四御覽六百八十二引博物志

奏更乘輿綬

車府丞橫受詔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爲地初學記二十六

引漢名臣奏

與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曰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于鄭也伯通曰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

矣。委曰：大郡任曰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曰爲顏，行步拜起，何曰爲容，坐臥念之，何曰爲心，引鏡窺影，何曰施眉目，舉措建功，何曰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扈之言，而伯通自伐，曰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曰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曰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曰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世，而伯通獨中風。

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憾勿已前事自誤願畱意願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後漢朱浮傳又見苑文類聚二十五

子密

子密姓氏未詳爲彭寵蒼頭建武五年斬寵頭詣闕封不義侯使彭寵作記告城門將軍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蒲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畱之後漢書彭寵傳寵與朱浮不相能帝遣寵從弟子后蒲卿諭之寵畱子后蒲卿遂發兵反自立爲燕王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因寵臥縛著牀呼其妻解寵手令作記書成卽斬寵頭置瓮中持記馳出賊詣闕又見御覽五百引東觀漢記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

鄭興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更始初爲丞相長史拜諫議大夫奉使
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二州還拜涼州刺史坐事免避亂隴西
依隗囂建武六年東歸徵拜太中大夫監岑彭傳俊軍及公孫
述死畱屯成都坐事左轉連勺令免客閔鄉三公累辟不就

說更始西都長安

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
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
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
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
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後漢鄭興傳

說隗囂不稱王

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曰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曰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

後漢鄧興傳

日食上疏

春秋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呂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

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適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
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
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
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
曰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
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曰成屈己從眾之德，曰濟羣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
疾也。曰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
繁霜自爾，曰來率多寒，曰此亦急咎之罰。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
之于孝子也。丁寔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
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畱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
謀，納羣下之策。後漢鄭興傳

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絲哉！」帝知絲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嶽之非，重違眾也。昔齊桓公避亂于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曰：「郤穀爲閎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疆楚于城濮，納天子于王城。今袞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已成屈己從眾之德，已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曰：「君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已崇柔克之德。袁宏後漢紀六 案此與本傳各有闕節

鄭眾

眾字仲師，興子。永平初，辟司空府。已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已辭使匈奴，繫廷尉，會赦，召爲軍司馬，拜護西域中郎將，遷武

威太守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官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孝經注二卷

上疏請爵耿恭

耿恭曰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糞弩爲糧出于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曰厲將帥後漢耿恭傳

上疏諫遣使報單于

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曰離南單于令西域諸國耳故汲汲曰致漢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曰爲于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塞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規爲邊害其憂不輕今

幸有渡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答不敢爲害

袁宏後漢紀十

臣伏聞北單于所曰要致漢使者欲曰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

後漢鄭興附傳

上言辭使匈奴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

後漢鄭眾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九有小異

婚禮

案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並云古者冠婚皆有醴鄭氏醴文三首具存此卽三首之一

後漢鄭眾百官六禮辭大略同于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

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已紙封表。又加已阜囊著篋中。又已阜衣篋表。訖已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表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阜帔。蓋于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

通典五十八
案此約文

禮物案曰。玄繡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繡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繡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葦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繡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

得香草爲吉祥。鳳凰雌雄伉合，麗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通典五十八 案此即謂文之終文，通典五十八 王彪之上書引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蓋禮物三十種，各有闕有贊各題在檢上。

婚禮謁文

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言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請吉日，將迎親謂成禮也。藝文類聚四十一

婚禮謁文贊

雁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有所。藝文類聚九十一

秬米馥芬，婚禮之珍。藝文類聚八十五

稷爲天官。御覽八十四

卷柏藥草附生山顛屈卷成性終無自伸御覽九百八十九

嘉禾爲穀班祿是宜吐秀五七乃名爲嘉初學記二十七

長命之縷女工所爲御覽八百二十

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圖邊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二

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御覽八百三十六

舍利爲獸廉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譽御覽九百十三

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匹藝文類聚九十二

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寒涼守節險不能傾藝文類聚八十九案通典所載禮物三十種

自玄纒至陽燧僅二十九種而無女貞豈

服此一種邪抑女貞即九子婦邪當攷

趙熹熹字伯陽南陽宛人更始初徵爲郎中行偏將軍事呂破王尋

王邑功拜中郎將封勇功侯建武初拜簡陽侯相遷平原太守

後徵爲太僕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明帝初封節鄉侯尋坐事免

起爲衛尉行太尉事章帝初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卒年八十四

上言宜封禪

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性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曰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曰明靈契望秩羣神曰承天心也

志上注補引東觀漢書太尉趙熹上言

奏上明帝尊號

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祭禮志下注補引東觀漢書章帝初卽位太尉熹等奏

梁統

統字仲靈安定烏氏人初仕州郡更始時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後爲武威太守建武五年與竇融遣使歸誠加宣德將軍及隗囂敗封成義侯隴蜀平入朝目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刑罰務中疏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誅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誅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已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羈臣愚曰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曰除殘爲務政理曰去亂爲心是曰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曰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誠得其宜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

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
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
數興，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
曰：破朋黨，曰：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曰：總御海內，臣下
奉憲不失繩墨，因循先典，天下稱理。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
安。至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輕爲
穿鑿，猥曰：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成律，凡百有餘事，或不便于
理，或不厭民心，臣謹表取其尤防政體，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
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權時撥亂，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誠宜博施濟
時，而反因循季世之末節，衰微之軌迹，誠非所曰還初反本。據元
更始也。願陛下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
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曰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後漢梁拔
傳晉書州

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又
袁宏後漢紀六與此小異

復上言

有司曰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已
後至平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
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狀

傳又見晉
書刑法志

對尚書問狀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
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
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已
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
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
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已

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竝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東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曰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于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後漢梁統傳議上遂寢不報

與杜林書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文選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東

梁松

松字伯孫統子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襲封陵鄉侯再遷虎賁中郎將永平初遷太僕坐罪免尋下獄死

上疏爭封后

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曰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曰明天意。續漢志上。上曰用石功。雖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曰爲云云。又見通典五十四。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固故封。

祭泰山議

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續漢志上。

梁竦

竦字叔敬。松弟。坐松事。徙九真。後聽還本郡。章帝納其女爲貴人。生和帝。建初八年。爲竇氏所陷。死獄中。永元九年。事白。追封哀親侯。諡曰愍侯。

悼騷賦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曰鳴邑兮。卒暴誅于

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盛。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
曰榮名。雖吞刀曰奉命兮。拭目毗于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
顏于王廬。圖往鏡來兮。闕北在簾。君名旣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
濯德兮。絮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
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曰
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
後兮。惟洪勳曰遐邁。服蒞裳如朱紱兮。騁鸞路于緡瀨。歷蒼梧之
崇丘兮。宗虔氏之俊乂。臨眾瀆之神林兮。東救職于蓬碣。祖聖道
而垂典兮。褒忠孝曰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
傅其遠指兮。何楊生之欺直。彼皇麟之高舉兮。與太清之悠悠。隨
岷川曰愴恨兮。指丹海曰爲期。後漢梁竦傳注引東觀記

梁屬

扈松子永元中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永初中爲長樂少府

遣從兄禮奏記三府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漢家舊典崇貴母氏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袁宏後漢紀十
四後漢梁松傳

梁商

商字伯夏陳孫少曰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初襲父雍爵乘氏侯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初曰后父加位特進拜執金吾尋拜大將軍永和六年卒諡曰忠侯

招降匈奴表

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已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

後漢南
匈奴傳

上書辭增國土

陽嘉元年

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已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

袁宏後漢紀十

八陽嘉

元年

上書讓屯騎校尉

永和三年

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可堪，受寵戰慄，驚懼惶威，不遑監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

袁宏後漢紀十八

上書辭少子不疑爲步兵校尉

永和四年

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已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郟殿，已守其富，公儀休不愛魚食，已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于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

袁宏後漢紀十九

上書

猥復起超宿德

文選應璩與曹長思書注引東觀漢記

止逮捕張遠獄疏

永和四年袁宏紀作表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已同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已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已止逮捕之煩

後漢梁商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九

移書馬續等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已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已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已亂大謀

後漢南匈奴傳

病篤救子冀等

吾已不德享受多福生無已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

制亦有權時袁宏紀作但增應坊我生平所不方今邊境不盜

賊未息袁宏紀此下有朝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

時殯斂斂曰時服皆曰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

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後漢梁商傳又見

篤未作上無損于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

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于黃泉

梁冀

冀字伯卓商子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初拜河南尹六年襲封乘氏侯拜大將軍及

順帝崩擅權歷冲帝質帝尋行弒立事延熹二年收徙封比景

鄉侯自殺

上書讓步兵校尉

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北堂書鈔六十

報朱穆書

如此僕亦無一可取

後漢書
朱穆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處傳事務高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邑

邑字伯玉馮翊蓮勺人更始時爲上黨太守建武初遣使歸誠
卽拜上黨太守後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
病卒

報馮衍書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
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
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可也今百齡之
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
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
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

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已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已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而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圍。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後漢書

傳

勸鮑永書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隗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

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嘍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

後漢

馮衍傳注引東觀記

王元

元字惠孟杜陵人一云長陵人隗囂起兵召爲大將軍囂死擁立隗純純降仕公孫述爲將軍建武十一年來降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說隗囂

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壺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已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曰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曰：「霸要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失勢，卽還與蛇蚓同。」後漢隗囂傳又見袁宏後漢紀曰：前半篇爲後半其文亦小異。

王遵

遵字子春，霸陵人。隗囂起兵，曰爲明威將軍，進大將軍。建武七

年來歸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隗囂傳注引續漢書作上雅侯袁宏紀同。

明年持節

監吳漢軍。

案後漢光武紀建武六年有樂浪太守王遵，皆非卽此。漢紀十一建初元年有敦煌太守王遵，皆非卽此。

諫隗囂謀殺來歙。

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所曰重兵。

貴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通使可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上不合于正義，內不周于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呂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踐機試劍，授刃于頸也。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于漢，而隨呂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于萬乘之主，重呂伯春之命哉！

袁宏後漢紀五
後漢來敘傳

喻牛邯書

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呂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呂奉天人之用，退呂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已歸本朝。生民呂來，臣人之勢，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冗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呂吟嘯虎腕，垂涕登車。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
大眾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已奔離之卒拒要隄
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已
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已歸漢去愚
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
之心胸參之有識後漢魏
器傳

班彪

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初依隗囂去依竇融爲大將軍從事及
隴蜀平隨融入洛舉司隸茂才除徐令已病免公府累辟輒去
後辟司徒王況府察廉除望都長建武三十年卒官有集五卷

覽海賦

余有事于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
鴻瀨已漂鷺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熒已成章風波

薄其衷。觀遊浩浩。指日月爲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瑤
曰爲闕。次玉石而爲堂。奠芝列于階路。涌醴漸于中唐。朱紫彩爛。
明珠夜光。松喬坐于東序。王母處于西箱。命韓眾與岐伯。講神篇
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駿駕。歷八極
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勿輕舉曰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曰
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曰增逝。麾天關曰啟路。開閭闔而望
余。通王謁于紫宮。拜太一而受符。藝文類聚八

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曰三墟兮。曾不得乎少
畱。遂奮袂曰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于長都兮。夕宿瓠谷
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曰登降。息邠邠之
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
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

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曰北征
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已歷茲遂舒節曰遠逝兮指安定曰爲
期涉長路之繚繚兮遠紆回曰樛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
不脩釋余馬于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曰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
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曰容與兮遵長
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
蠻狄之遼患不耀德曰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
數功而辭誓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鄠隴而遙望
兮聊須臾曰婆娑閱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于朝那從聖文之克
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號于尉佗降几杖于
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躋高平
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曰莽蕩迴千里而無家風焱發曰
漂遙兮谷水灌曰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曰

羣翔兮，鷓鴣鳴。已嘒嘒，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已傷懷。撫長劍而
慨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已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曠
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想，亂曰。
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已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
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文選

類聚二
十七

冀州賦

水經蕩水注載文類
聚二十八作遊居賦

夫何事于冀州，聊託公曰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愆人之所虞。遂
發軔于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旣中
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曰動作，享烏魚之瑞命。瞻淇澳
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
乾乾，親飾躬于伯姬。建封禪于岱宗，瘞玄玉于此。丘徧五嶽，與四
瀆。觀滄海，曰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

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于傲邑聊卒歲曰須臾蘇文類聚六又二

漱余馬乎洹泉嗟西伯于膺城續漢郡國志一注

感鳧藻曰進樂兮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

遇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水經注

悼離騷

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
達人進止得時行曰遂伸否則詘而坵蟻體龍蛇曰幽潛蘇文類聚五十八

復護羌校尉疏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
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宗
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
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
今宜復如舊曰明威防後漢西羌傳

上言宜復置烏桓校尉

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
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曰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
于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後漢烏桓傳

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曰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
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
能無楚言也是曰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
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人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子教曰
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胎厥孫謀曰宴翼子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曰法術賈誼教梁王曰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後漢班彪傳

奏事

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北堂書鈔八十三引班彪奏

上事

賜竽瑟箜篌。書鈔十九

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曰北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

大司馬所召別大小司馬之號

御覽二
百九

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口行好學者

百九十六
御覽六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

百九十七
御覽七

百九十八
御覽八

吏民葬埋有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

百九十九
御覽九

奏議答北匈奴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已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已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祖舊約欲修和親。曰：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離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曰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曰：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曰：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曰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緇五百匹，弓韃纈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緇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

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呂戰攻
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呂齋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
宜所欲遣驛呂聞後漢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初匈奴遣使
詣闕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國答之宜司徒掾

班彪
奏

與京兆丞郭季通書

劉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篤固寶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後漢蘇竟
傳注引三

補注
每注

與金昭卿書

遠在東垂吏道迫促文選張華答
何劭詩注

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泉于稷
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
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已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棄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末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曰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已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已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闔于天道哉。又不覩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僮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虛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饅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磨尚不及數子。而欲闔奸天位者。虜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秦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

胥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祚，不如已。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呂監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呂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呂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虞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曰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已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于眾，是呂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已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攷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鉄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漢書敘傳上文
選載文類聚十

史記論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司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檣杙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目絕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已多。開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目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曰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後漢班彪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有綱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燦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班固

固字孟堅，彪子。永平中，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建初中，遷玄武司馬。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塞，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及憲敗，坐下獄死，年六十一。有白虎通德論六卷、漢書一百十五卷、集十七卷。

終南山賦

伊彼終南，巋巖嶙峋。巢青宮，觸紫辰。嶽崱鬱律，萃于霞雰。暖暉暉，謁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修竹。玄泉落落，密蔭沈沈。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鸞鷲，警乃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窰房溜其巔。案文選蜀都賦注引莊固終南頌有此語或頌卽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必流，注其前。彭祖宅，曰蟬蛻。安期

饗曰延年唯至德之爲美我皇應禰曰來臻埽神壇曰告誠薦珍

馨曰祈仙嗟茲介福永鍾億萬年

初學記五

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爲山

文選魏都賦注又天台山賦注

固僊靈之所遊集

文選頭陀寺碑注

臨海賦

運之修短不豫期也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案此賦今見存者僅二語耳茲文類聚所載乃班彪作張溥本誤

取案張溥本有遊居賦而冀州賦也乃班彪所作誤收

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

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

渠之畧外興樂府協律之事曰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曰眾庶悅

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

黃龍之瑞曰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

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曰抒下情而通諷諭或曰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諭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曰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已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已極眾人之所眩曜折曰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

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邠、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平
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曰皇道、弘
我曰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
嶠之阻、表曰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曰洪河、涇渭
之川、眾流之隈、滄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
則天地之陬、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曰龍興、秦曰虎視、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
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曰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于是睠秦
嶺、睠北阜、挾灃灊、據龍首、圖皇基于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
而終平、世增飾曰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
達、閭闔且千九市、闕場貨別、隄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
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

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
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
遊近縣則南望杜鵑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絃
匏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
七遷充奉陵邑蓋曰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
土千里道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
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
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曰九嶷陪曰甘泉
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于是乎存焉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
鱗決渠降雨荷畝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棊東郊則有通溝大漕
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
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曰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文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椽，曰布翼，荷棟，桴而高驥，雕玉珥，曰居楹，裁金壁，曰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曰景彰，于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闔房周通，門闕洞開，列鐘虞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徇曰離宮，別寢，承曰崇臺，開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靈，萑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袞曰藻繡，絡曰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壁，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冕鉞佩，玉階彤庭，硬礮綵緞，琳珉青
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颯，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曰百數。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那，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
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
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
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
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于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
篇章，校理祕文。周呂鉤陳之位，衛呂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
百郡之廉孝。虎賁袴衣，閭尹闔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廡千列，
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巨
長樂。凌墜道而起西墉，提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棧
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嶠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

陰陽已開闢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駁
娑洞杳詣曰與天梁上反宇曰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
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于太半虹霓迴帶于芬楹雖輕迅與標
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楹檻而卻
倚若顛墜而復穩魂怳怳曰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于登望
降周流曰徬徨步甬道曰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排飛閣而上出
若遊目于天表佯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
揚波灑于碣石激神獄之蔭蔭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于
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嶮嶭金石崢嶸抗仙掌曰承露擢雙
立之金莖軼埃場之混濁鮮顛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
之所刊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
所靈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曰威戎夸狄耀威
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飛羽上覆

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
署罟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币星羅雲布于是乘鑿輿備法駕
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鄙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彈震
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勃怒而
少息爾乃期門伏飛列刃錯鏃要跂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
不虛掩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颺颺紛紛增繳相纏風毛
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援狻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
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標狡扼
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隆頓象罷超洞壑
越峻崖歷巖巖鉅石隕松柏小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于是
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
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
胙陳輕騎已行魚騰酒車已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醢饗賜畢勞

逸齊大路鳴鑿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侶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畦畦猗猗若摛錦布繡燿耀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鴉鵲鴝鵒鳧鳧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于是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繡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耀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警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鷗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罌御繒繳方舟竝鷺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嶷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謹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于舊墟問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
保界河山信讖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
開元也奮布衣已登皇位由數筭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
聖靡得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
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
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已建武
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已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
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
郊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
契已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
皇于是聖皇乃握乾符闢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
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遠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

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述，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犧氏之所已，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已，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已，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已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已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

邑扇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諾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曰皇城之
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曰作苑
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曰潛魚豐圃草曰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
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曰講武則必臨之曰王制考
之曰風雅歷騁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于
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絳鑾玲瓏天官景從
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
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
飛文吐爛生風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
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
令三驅輜車靈激馳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暇舍轡不
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
不盡物馬踔餘足士怒未沫先驅復路屬車案節于是薦三獲效

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
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
河源東澹海濱北勅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
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轡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
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
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列金罍班玉觥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
布絲竹鐘鼓鏗鉦管絃懣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
備泰古畢四夷開奏德廣所及傑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
暨皇歡浹羣臣醲降煙燭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于是
聖上親蒞方之歡娛又沐浴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于東
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

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紙、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于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闕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嬰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呂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莅止造舟爲梁幡幡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勅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
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泰蒸庶草蕃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緇煥其炳兮
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
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班固選傳文

耿恭守疏勒城賦

日兮月兮隄重圍

文選潘岳關中詩注

幽通賦

衛靈公太子蒯聩好帶劍長一丈公諫乃作短劍長一尺公知

不可召傳國乃逐之

書鈔一百二十二
引班固幽通賦序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飄颻風而蟬蛻兮，雄朔野已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已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悼世業之可懷。靖潛處已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捨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于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覩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嗚所寤而仰思兮，心矇矓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已臆對。曰乘高而選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絲絛于樛木兮，詠南風已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既諄爾已吉象兮，又申之已炯戒。盍孟晉已迫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屹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

聖寤而後拔兮。雖羣察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子。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絲惠而被戮。粟取弔于適吉兮。王膺慶于所感。叛迴宄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禱而內逼。聿中緜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呂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恬恬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瀆耀于高辛兮。芊彊大于南汜。贏取威于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旣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于龍虎。發還師呂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滌于夏庭兮。而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復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譏兮。乃窮宙而達幽。

媯巢姜于孺筮兮，且算祀于契龜。宣曹興敗于下夢兮，魯衛名諡于銘謠。妣聆呱而勒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曰定命兮，命隨行曰消息。韓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羅而羸縮。三變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周賈益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曰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造。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稱德而無累。三仁殊于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曰蕃魏兮，申重繭曰存制。紀焚躬曰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絃覆兮，實棊謹而相順。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虔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于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

其孰信操未技猶必然今矧湛躬于道眞登孔昊而上下今緯
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今猶諳已而造形若盾彭而偕老今詎
束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今復心弘道惟聖賢今渾元
運物流不處今保身遺名民之表今舍生取諒已道用今憂傷天
物忝莫痛今皓爾太素曷渝色今尚越其幾淪神域今

漢書敘傳
上文選藝

文類聚
二十六

竹扇賦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寶翼杳篠叢生于水澤疾風時紛
紛蕭颯削爲扇翼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
風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
萬億

古文苑

白綺扇賦

初學記二十五
引班孟堅集佚

漢頌論功歌詩靈芝歌

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
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

初學記十五御
覽五百七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學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四終